

复归本真：童话《小王子》的存在主义意涵

宁 娴

(天津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 300387)

摘要: 圣埃克苏佩里是一位存在主义风格鲜明的作家。其最为畅销的作品《小王子》蕴含着深刻的存在主义哲思。解析《小王子》存在主义意涵可分为三个层次: 1. 作为本真化身的小王子对现代人虚无之症的反衬; 2. 以“驯养”为喻对“我-你”关系的追求; 3. 以“向死而生”的方式走向忠实于自我良知的生活。作为受到众多成人读者拥趸的童话作品,《小王子》以孩童式的清浅风格,在对现代人人格病症的批判中寄予了对人性复归本真的期望。

关键词: 圣埃克苏佩里; 小王子; 存在主义; 本真; 虚无

中图分类号: I207.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639 (2018) 04-0017-09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18.04.004

Reverting to Authenticity: Connotation of the Existentialism in *The Little Prince*

NING Xian

(College of Marxism,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China 300387)

Abstract: Antoine de Saint Exupéry is a writer with a distinct existential writing style. His best-selling work, *The little Prince*, naturally contains profound existential thought. The connotation of the existentialism in the book includes three aspects, i. e. the contrast from the little princess, who is the authentic existence, to modern people's nihilism, the pursuing of "I-Thou" relationship from the metaphor of "domestication" and the life of being faithful to self-conscience with the approach of "being-unto-death". As a fairy tale with many adult readers, the expectation in the book is found, which is reverting to humanity authenticity in the criticism to the personality disorder of modern people with childish fresh style.

Key words: Antoine de Saint Exupéry; *The Little Prince*; existentialism; authenticity; nihilism

对存在主义有些了解的读者,很容易从圣埃克苏佩里的作品中捕捉到熟悉的气息。这没什么好意外的,因为作者所处的时代(1900年至1944年)正是存在主义运动在欧洲兴起的时期。圣埃克苏佩里曾在书信中表示,自己年轻时十分喜爱尼采。^[1]而后者同克尔恺郭尔一起,被视为存在主义理论的奠基式人物。作为一位知名的作家,圣埃克苏佩里作品中的存在主义印迹是如此明显,以至于萨特将他的另一部代表作品《人的大地》(又名《风沙星辰》,1939年)誉为“存在主义小说的滥觞”。作为

一名作家而非哲学家,圣埃克苏佩里也许未对存在主义进行学理性的系统思考,但其作品仍然可能包含着存在主义的理念,带有存在主义式的文学风格。因此,结合作者创作时所处的哲学思潮背景,对作品内涵做出统领式的阐释,便是本文的写作意图。

作为一个哲学流派,那些被贴上存在主义标签的思想家们,他们的想法却不尽统一,甚至在某些问题上,如宗教,有着较大差异。因此,用萨特所做的存在主义定义去框定这个学派,恐怕并不明智。存在主义的先驱人物克尔恺郭尔甚至指出,避免对

收稿日期: 2018-01-23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资助(14YJC880047); 天津市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项目资助(52WR1312)。

作者简介: 宁娴(1981—),女,山东青岛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过程哲学、教育哲学等研究。

存在的概念下定义是“一种有分寸的表示”^{[2]31}。另外，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1946年）中，则明确批判萨特对人道主义的界说^{①[3]}，自然也拒绝被纳入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阵营。其他被归为存在主义的学者，如马塞尔、雅斯贝尔斯，也都曾经明确地拒绝被称为存在主义者。

无论如何，被列入存在主义者行列的代表性人物有：索伦·克尔恺郭尔、弗里德里希·尼采、海德格尔、马丁·布伯、萨特、西蒙娜·德·波伏娃、卡尔·雅斯贝尔斯、加布里埃尔·马塞尔。这份名单还可以列得更长^②，但也会更具争议。无论如何，如大卫·E·科珀所述，除了萨特，其余的思想家，没人欢迎这个称号，也没人主动将自己的观念纳入到某种存在主义的普遍原则中。萨特很快接受了“存在主义”这个由马塞尔所创造的词汇，后来还发表了一篇具有纲领意义的存在主义讲演。^{③[4]}（作为一篇临时性的演讲，其中有些论述是疏忽的、不严谨的，甚至与萨特本人的存在主义主张都不甚契合。因此，萨特曾经表示后悔发表了这篇讲演。）^{[5]1}鉴于这些人物所持观点的分歧较大，考夫曼表示：他们特立独行的、拒绝从属于任何信仰团体的“派头”，以及对传统哲学“表面的、经院的和远离生活”的不满，就是存在主义精神的核心。^[6]

就像麦金太尔说的，谈论存在主义得“多少有点专断”^[7]。虽然这些哲学家们的思想参差多样，但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和得出的结论却有相似之处，这使对存在主义的一般性原则的概括成为可

能。这也就是科珀所称的“大写的存在主义者”（the Existentialist）。他写道：大写的存在主义者认为如何克服异化（alienation）是哲学家们目前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因此大写的存在主义者需要为人在世界中的存在提供一种系统性的描述。这种存在主义的描述既强调了人与世界的相互依赖，又突出了人的存在的独特性，由此解决了传统身心二元论的对立。存在主义者还对异化的其他维度进行了揭示，如人与自身、与他人的疏离，并且论证人类应当摆脱日常的“不诚”状态，走向“本真”的存在。在存在主义者看来，这种本真的存在就在于畏的经验中，在于对死亡的敬畏中，在于荒诞感中。由此，昭示出一种存在的自由，一种重新审视自我与他人关系的伦理学。^{[5]15}因此，参照上述“大写”的原则，对圣埃克苏佩里的童话作品《小王子》（1943年）进行存在主义的分析是可行的。

《小王子》无疑是圣埃克苏佩里受众最广、最为知名的作品。作为一部童话，它的意味深长、隽永，富于哲理。不同于改编自民间通俗故事的格林童话，《小王子》拥有大量的成人读者。豆瓣网读书栏目的搜索显示，《小王子》有17多万条长短评。又及，令人意味深长的是，圣埃克苏佩里在《小王子》一书的扉页上，将之献给一个大人，即他的挚友莱翁·维尔特。或许作者认为，只有成人读者才能透过表面清浅幼稚的文字，领悟到故事内含的深意——小王子作为一个纯真的形象是对现代人虚无

①对于萨特所提出的人道主义，海德格尔进行了如下反驳：首先，他反对用“主义”来命名思想，认为它使思想失掉了“成其本质”的能力，不再成为“存在本身”；其次，他指出“人道主义”概念来源于罗马共和国时期对希腊文明的复兴，是一种固化了的对存在者作整体解释的“形而上学”的视角，未能通达至对人的本质命运的思考；再次，他表示从“实存主义”本身（existentialism）出发，“实存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命题是不能成立的，“人”或曰“存在者”不能等同于存在本身，这是对存在的表象化处理。综之，海德格尔表示，如若必要以“人道”冠之，自己所研究的“人道”是超越以往形而上学的最大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它是对“存在之切近处”的人性进行思考的人道主义，也是考察“人的历史性本质在其来自存在之真理的渊源”的“人道主义”。

②依据存在主义综述类的研究资料，可以列入存在主义思想家名单的还有：帕斯卡（Blaise Pascal）、胡塞尔、梅勒·庞蒂、保罗·蒂里希（Paul Tillich）、加缪、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r）、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其中，后三者被认为以文学形式反映了存在主义的精神。

③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1945年）的演讲中表示，他所主张的存在主义是无神论的，也就是说先是有人的，然后人通过自由选择的行为，成为好人或者恶人。因此，人必须承担行为的后果，并为选择为所成就的自我担责。存在主义承认了人的自由意志，从而令人类重拾尊严。因此，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萨特还进一步主张，人在为自己作选择的时候，也是在为所有的人作选择。如此责任重大，行动者自当尽力而为，“依靠和他的行动有密切关系的可能性作出决定”。虽然，人选择的自由度受到生存环境的诸多限制，但无论他作何选择，即便不做选择也等于做出选择，承担责任的绝对性是不变的。

生存状态的讽刺。尽管如此，《小王子》也确实是一本童书。在圣埃克苏佩里看来，性格的萌芽从孩童时期就已出现，所以人格教育不宜太晚着手。他写道：“重要的无疑是在童年时代征服你，不然你一旦定型，固执己见，再也不会去学一种语言。”^{[8]167} 幼稚的孩子，也许最初只是为书中的奇思妙想所吸引，却不解其意，但这颗留在心间的种子在经历了静默的等待后，终将会扎根生长，也许会对这位小读者产生当时所未曾预料的影响力。这就是卡尔维诺对经典的定义。^[9] 《小王子》当然无愧于这一称号。

在国内，对童话《小王子》的已有研究大多侧重于文学叙事领域，虽也稍涉哲学分析，但仍有未及之意。因此，从存在主义哲学的视角入手，对童话《小王子》的内涵和意义做进一步的阐释是有必要的。本文对《小王子》的分析，以存在主义的本真观为理论核心。来自外星的小王子在游历过程中，遇到形形色色非本真存在的“大人”们。他们要么依照被设定的角色而表现，要么为了他人的期望而活。为此，小王子感到孤独。在这颗个性特征消弭、虚无蔓延的地球上，他找不到一个能够做朋友的人，直到他遇到狐狸。狐狸教会小王子只有自由地选择为“你”负责，从而在“我-你”相遇中融入“你”的世界，人才能实现本真的存在。领悟的小王子，做出了回到曾经一走了之的星球家园，回到玫瑰身边的决断。他回归本真的途径是死亡，即以“向死的自由”复归本真的初心。

一、作为本真存在化身的小王子

像是一个奇迹，因为飞机故障而降落在撒哈拉沙漠的飞行员“我”，在睡梦中被一个小人儿唤醒。他就是小王子。他情感真挚、想像力丰富，既不世故也不拘泥。他的言行表现反衬出“大人”们的荒谬可笑，他的见闻描述出现代人浑浑噩噩的生存状态：他就是存在主义所宣扬的本真化身。

存在主义宣扬人天生是个性化的、本真的存在，但现代社会生活的非本真性导致了人的异化。克尔恺郭尔在一篇早期的论文《现今时代》中指出，现代社会是由多数原则所主导，忽视了个体的品格和价值。“现代运动的主流是日渐趋向群众社会，而这意味着随着生活的日益集体化和外在化，个人便死掉了。”^{[10]182} 失去个体性特征的人淹没在

茫茫人海中，与他人无二，是不具独特人格的公众生物，海德格尔称之为“常人”。他们顺应大众潮流，并不承担自我选择；他们只是复制品，而不是创造性作品；他们没有真正存在过，却止步于一个僵化的躯壳。由之，非本真的人就是按照“他人”的要求、期望去生活的人。^{[11]221} 存在主义者认为，只有认识到自我作为独特个体的价值，拒绝泯然众人矣，人才能真正成为本真的存在。

“本真性”（Eigentlich）是海德格尔前期哲学思想的核心概念。在海氏看来，“本真性”和“非本真性”都是“此在”，即人存在的内在可能性，在非本真的映衬下，本真才得以被揭示、凸显出来。非本真状态是存在的“沉沦”状态，是对存在意义的遗忘；本真状态则是向着存在境遇的可能性不断生成的过程。作为本真的“此在”，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来实现这种可能性，而不是由外部力量，即由他人来定义、决定“我”的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人类生存的境遇是模糊非明晰的。它是“真实性”和“超越性”的结合。真实性是指我们境遇中的已知事实，超越性则是指我们对境遇中已知事实的态度和接受方式。境遇的模糊性导致了身份的不确定性：我们的身份要么是外部强加的，要么是靠我们对存在的不断筹划来维持。这样不定的存在状态，既是自由的基础，也使自欺成为可能。作为自欺的“不诚”，在萨特看来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将我们的可能性瓦解为真实性，分为两类，即对命运逆来顺受，或者在人际关系中让另一个主体决定我们的“身份”；二是贬低我们的过去，完全生活在对未来的梦想中。^{[11]212-220} “不诚”的两种形式反映出人非本真的生存状态。而能够正视自己的非本真性采取行动，并以负责任的态度创造人生的个体才是自由的。人的生命价值是靠行为来体现的，“一个人不多不少就是他的一系列行径；他是构成这些行径的总和、组织和一套关系”。^{[4]19} 自我的虚无感正是行动的基础，人们应当经由自由的选择，通过行动从虚无迷雾中挣脱出去。这也是尼采所强调的，用生命意志去奋斗，不再为了生存而软弱无力地挣扎。无论人本真存在的可能性是否能够实现，重要的是以超越的态度去创造自己。

在童话中，小王子像一面镜子映照出现代人的虚无之症。小王子是本真的，因此才能透过表层洞

悉本质。这里所谓的本质是指存在主义式的正在形成的有待创造的本质，强调的是以主体化的个性姿态感性地看待这个有限的世界。圣埃克苏佩里在《小王子》中以飞行员“我”的口吻写道：“大人喜欢数字。你跟他们谈起一位新朋友，他们绝不会问本质的东西。他们不会对你说：‘他的声音怎么样？他爱好什么游戏？他搜不搜集蝴蝶？’而是问：‘他岁数多大？几个兄弟？体重多少？他父亲挣多少钱？’这样问过以后，他们认为对他有所了解。”^{[12]206}①对数字的偏好反映出现代人对科学定量分析的绝对崇拜，这在伯格森及马塞尔看来是对精神生活的深度性、丰富性的抹杀。与作为大人的“我”相比，小王子对现代社会的虚无危机更为自觉，表现出对技术世界的批判性态度。当他得知“我”是驾驶飞机来到沙漠时，他说乘坐飞机不会飞得太远。这意指技术理性无法丈量广博的心灵空间。在圣埃克苏佩里的设定中，来自地球外星球的小王子，具有未受虚无侵染的孩子般的天真气质，因而能够清楚地发现“大人”生存状态的荒诞。

来自外星的小王子总共到访了七个星球，地球是最后一个。在来到地球之前，小王子到访的六个星球上，分别独居着国王、虚荣的人、酒鬼、商人、点灯人、地理学家。独居是对现代人孤独状态的比喻。在存在主义看来，他人作为媒介是实现所必需的，没有他人的世界是残缺的、意义不完整的。借由这些形象，圣埃克苏佩里对现代人生活状况的虚假性、荒谬性进行了讽喻。

第一颗星球上的国王表现出十足的官僚主义作风。他徒劳无功地试图维系自己的权威，受到臣服和发号施令是他满足感的全部源泉。权力貌似真实并强大，其实虚幻而脆弱。沉浸在一人之上的虚荣感中的国王，更像个可怜虫。他是自己权力欲的奴隶，其臆想中的统治实质上是对他者的依从。第二个星球上的虚荣人活在他人的目光注视之下，别人的看法决定他的所是。他不加抵制地甘于成为他人目光占有下的客体。与之不相冲突的，在被注视中沦陷的他，同时还充满支配欲。在他看来，他人只不过是帮助他“实现成为自我的计划”的工具，应该服务于他的目的。^{[2]75}居住在第四个星球上的

商人是以数字符号指代一切的定量分析的狂热信徒。而且他以不付出的占有为荣，不知拥有的意义在于为之付诸行动与展现创造力。第六颗星球的地理学家是克尔恺郭尔所谴责的书斋知识分子的典型。他研究的对象是自然，却没有进入敞开的存在域。他与自然的关系疏远且分立。在国王、虚荣者、商人和地理学者的眼中，无论是人还是自然都被简化为抽象的客体，成为满足人欲的对象。他们以为占有就是幸福，殊不知自己已经陷入空无。第二个星球上的酒鬼则与前四者略有不同。酒鬼是萨特所说的自欺者。他陷在酗酒的现实状态中，虽然对自己暴饮的状态感到羞愧，但他并不打算戒酒。他继续以醉酒的方式麻木自己，放弃可能的超越性自由，不愿清醒。无论是国王、虚荣的人、商人、地理学家还是酒鬼，他们都未曾面对自己的存在，反而逃避自己的存在，沉沦于虚无之中。

在到访的七个星球中，第五个星球上的点灯人是小王子唯一觉得赞赏的人。在一个没有人也没有房屋的星球上做点灯这项工作固然有些荒谬，但“至少他的工作有一种意义。他把灯点着，好比添上了一颗星或一朵花。他把灯熄灭，是让花朵或星星睡觉”^{[12]234}。点灯人起码做到了为他人奉献、不苟且而活，即使他也只是机械地、不明所以地按照外在规定行事，并不知晓自己行为的价值。就像点灯人自己说的，“规定就是规定”：他屈服于外在规定性，并将之内化为自我选择。当他把自己的一切可能性都固化于职业身份，完全否定了其他存在的可能性时，就成为了一个对生活缺乏热情的僵死存在。点灯人感到“烦”，因为他的生活方式完全被劳动分工所个性化（或曰异化）。工作之外他没有自己独立的生活，职业关系之外他与他人再无其他关系。职业当然不能框定他的全部，但他没有勇气突破，成为自己所是。

小王子到访的最后一个星球是虚无的重灾区——地球。圣埃克苏佩里以讽刺的笔调指出，地球是个“不同凡响”的地方。“地球上有一百一十一位国王，七千位地理学家，九十万个商人，七百万个酒鬼，三亿一千一百万个爱虚荣的人，也就说差不多二十亿个大人。”^{[12]241}《小王子》成书于

①鉴于小说《人的大地》与童话《小王子》的背景内容关系，本文选用的版本《人的大地》将二者合一结集出版。

1943年，二十亿是当时全球人口的规模。“我”指出，虽然地球上人口总数庞大，但就人所占的面积以及在万物众生中的地位而言，人是微不足道的。在这样一个辽阔、广博的世界里，“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道德经·第五章》）。然而，随着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增强，对工具理性的崇拜使人类自以为如“面包树”一样庞大，膨胀得能够主宰一切，甚至破坏一切。主宰意味着对立与役使，人类将自己从与自然万物的关系中抽离出来，因而孤独、无所适从。他们搭载着人生的列车，却不知道自己在追寻什么，只是随波逐流。就如故事中扳道工说的，“他们在车厢里不是睡觉，便是打呵欠。只有孩子把鼻子贴在玻璃窗上张望”^{[12]256}。

“我”对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有所觉悟，但仍不明所以，是小王子为“我”指明走出虚无的道路。当“我”陷于缺水的绝境，小王子鼓励“我”去找井。虽然在“我”看来，在沙漠中漫无目的地找水是匪夷所思的，但当“我”和小王子找到了水井，“我”终于明白“这水不止是一种生命的养料。那是星光下的赶路，轱辘的歌声，我双臂的力量使它诞生”^{[12]262}。“我”所付出的行动，为“我”创造了生命的甘霖，滋养着“我”的身体还有精神。是否能够找到水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的抉择和行为体现了作为本真存在的人的尊严。在《人的大地》中，圣埃克苏佩里指出创造力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的特质。他盛赞道：“以创造的名义与死亡进行斗争时，才算得是一名勇士。”^{[12]48}人命定要去创造，并在创造中实现自己动态生成的本质。

存在主义崇尚人的个体性、主观性以及自由意识，批判人们唯理性是举的妄自尊大。完全由理性充塞的、缺乏情感和想像力的心灵定会干涸。在存在主义者看来，正是理性的僭越造成了人同自己、同社会的异化。小王子的目光所及展现了异化的人的生存窘境：国王、地理学家、商人、酒鬼、爱虚荣的人，也包括点灯人，虽然他们的表现方式各不相同，但都如“常人”般非本真地生活着。然则，与本真自我的不协调恰是自由行动的基础，“大人”们不应再退避在自欺之中，而应为自我创生担负起责任。这一将自我视为个别存在的勇于担当，也将影响到他人，帮助他人认识到真正存在的意义。

二、小王子与玫瑰以及与狐狸之间的“我-你”关系

小王子说，非本真的“大人”是个“蘑菇”，自以为正经，除了满足自我需求，对他人、他物缺乏感知，也不投注情感。小王子要求“我”为他画一只绵羊，用来保护自己的星球不被猴面包树撑破。有了绵羊，他却开始忧虑，担心绵羊会毁掉在他生命中独一无二的那棵玫瑰。玫瑰对小王子有无与伦比的意义，她融入了小王子的生命，使他整个世界都浸润在她柔情的光辉中。可是，与玫瑰之间的龃龉，让小王子决定离开。那时的小王子还不能理解玫瑰，直到他遇到狐狸。狐狸令小王子明白“驯养”的含义。故事中所谓的“驯养”就是存在主义的“我-你”关系。

存在主义主张凸显个体的价值和尊严，但所谓的个体并非孤独、与他人隔绝的个体。恰恰相反，在存在主义看来，我们是关系的存在。“在这个关系中，具有悖论意味的是，通过某种交流，主体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世界和我们的境遇。”^{[11]208}存在是一个开放的场域，主体与客体相会于此，并联结在一起。现代人的可悲之处就在于：人们把客体当作被征服、被操控的对象，并且随着人们掌控客体能力的增强，人们也日渐与客体隔绝，与他人，乃至与自然疏远。对象化的态度不止戕害着客体，也造成了人的心灵之泉的干涸，“因为主要的养料不是来自事物，而是来自连结事物的纽结。不是钻石，而是钻石与人的某种关系，使人滋养”^{[8]49}。因此，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者倡导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概念。生存不是主客体二分的对立与操控，而是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相互之间的交往、对话。马丁·布伯将之阐发为“我-你”关系。在布伯看来，人为了生存及其他需要，将周围的他人、万物当作与自己分离、对立的客体，从而使与自我关联的一切在者沦为满足自己欲求的工具。在此意义上，“我”与在者是“我-它”的关系。在“我-你”关系中，当“我”与作为“你”的在者相遇，我是以我的全部生命、我的灵魂与“你”接近。我无法客观冷静地评断“你”，更不可将“你”与其他在者比较，因为“我-你”关系超越了一切日常意义上的因果必然性。布伯指出，为了生存，人无法脱离“我-它”关系，但人对“我-

你”关系的渴望,使人向着“你”的世界,不断地反抗、超越。此种努力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只有在认识到人与整个世界普遍联系的基础上,投入“我-你”相会,人才能实现本真的存在。

在童话《小王子》中,圣埃克苏佩里将玫瑰和狐狸做了拟人化的处理,使之兼具了物与他人的双重特性。存在主义者认为,无论是对物还是对他人,“我-你”的关系都是适用的。小王子与玫瑰、狐狸之间的关系便具有“我-你”关系的特征。

小王子离开自己的星球,缘起于一朵玫瑰的出现。她是一朵美丽的花,也是一朵虚荣的花。她与小王子相爱了,但她那怕风、怕老虎爪子的过分要求,让小王子困扰。他爱她,但当她把自己的诉求强加于他时,他觉得丧失了对自己生活世界的自主性,变得无所适从,甚至难以忍受。于是,小王子选择离开,试图通过一场面向未来的未知冒险,重归自在自为的状态。当玫瑰知道他的抉择时,她说:“是的,我爱你……但由于我的过错,你一点儿也没领会。这没什么要紧。不过你也和我一样傻。”^{[13]43}因为爱,玫瑰和小王子都试图以敞开的态度接纳彼此。他们都热切地希望,“他与我既可以相互理解,又可以生活在与世界的崭新关系之中,在这个世界中,我们相互显露自己”^{[14]367},但因误解了自己在对方的“注视”(Le Regard)下的自我形象而失败。由于他人的注视,“我”的存在显现出一种新结构,成为“我的为他的自我(self-for-other)”。但无论“我”的意图以及自我感觉如何,“我”并不能确知自己在他者眼中的样子。^{[14]353}就好像小王子眼中玫瑰的娇嗔无理,以及玫瑰眼中小王子对自己无怨言的宠溺,他们都错误地知觉了自己在对方心中的样子。“我-你”关系的建立是一个逐渐澄明的过程,面对曾经只是一个异在的他者,无法理解的挫败感以及不被理解的孤独感是自我不可避免的经历。

对于小王子来说,虽然他与玫瑰的关系已经具有“我-你”的部分特征,然而,他还未能完全超越“我-它”的视角来看待他与玫瑰的联系。玫瑰对他而言,仍然是一个妨害他自主筹划的障碍,所以他将玫瑰的付出看作负担而非责任。这也是为什么来到地球的玫瑰园时,小王子感到十分痛苦。因为他对玫瑰对象化的态度,令他局限于玫

瑰的外在化表征,把所有的玫瑰都认作同质的,并据此为自己的星球丧失了独特性变得平淡无奇而感到伤心。直到狐狸出现,用“驯养”的道理教小王子明白了“我-你”关系的真意。狐狸告诉小王子,在建立感情联系之前,小王子和自己是无涉的独立个体,只有在“驯养”关系形成后,他们之间才能相互了解。狐狸表示,自己厌倦了“我追鸡,人追我”的沉沦状态,期待与小王子建立互相需要并且彼此惟一的主体间性关系。狐狸说,“驯养”会让它感到生活充满阳光,“你的脚步声好比音乐,引我走出洞穴。还有,你看!那边的麦田,你看见了吗?我不吃面包。麦子对我是没用的,麦田引不起我的遐想。这很不幸!但是你有金黄色的头发。你驯养我后,事情就妙了!麦子,黄澄澄的,会使我想起你。我会喜欢风吹麦田的声音……”对狐狸来说,小王子作为“你”不是某种属性,更非可被经验的本质,而是充盈于整个世界的存在,“万物皆栖居于他的灿烂光华中”^[15]。

如何“驯养”呢?狐狸回答,需要耐心。“你先离我远一点,像这样,在草地坐下。我用眼梢瞅你,你一句话也别说。语言是误会的源泉。但是,每天,你可以靠近一些坐……”^{[12]252}哪怕摒弃包括声音、手势等所有感官媒介,言语的交谈仍然在神圣地发生着,布伯称之为“无言即传达”^[16]。在海德格尔看来,感情、领会以及言语三方面特性,构成了人的“存在情态”。以两个人的对话为例,他们感情交融、互相领会、话语投机,可谓琴瑟相调,但也会陷入长时间的沉默。沉默不代表交谈的中断,真正的交谈可以是言语之外的默会。甚至可以说,正是沉默让人能够有真正的言语,喋喋不休反倒是无用的废话。^{[10]233-236}这也是为什么小王子在与飞行员“我”交谈时,有时沉默以对,有时好似陷于神游,甚至有时遁入自我世界并且自说自话的原因。对此,圣埃克苏佩里以“我”的口吻解释道:“我的朋友从来都不跟我解释什么。他大概以为我跟他是一样的。可是,很遗憾,我已经瞧不见箱子里面的绵羊了。我也许已经有点像那些大人了。我一定是老了。”^{[13]22}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人居住在语言中。思想者和做诗者乃是这个寓所的看护者。”^[3]已经从孩童长成为平庸的大人的“我”,抛却了初心,语言的家园已然凋敝了。

临别之际，狐狸用“驯养”的秘密化解了小王子对与玫瑰关系的疑问。狐狸告诉小王子，小王子与玫瑰的关系不是表面看上去的那样，而是本质的关系。狐狸说，是小王子为玫瑰付出的时间使他的玫瑰变得独一无二，那么重要。狐狸还指出，“驯养”意味着小王子必须不离不弃地为玫瑰负责。在此，狐狸如同一位哲人的化身，向小王子指明，一旦小王子融入了玫瑰的世界，相辅相成的，一旦小王子将玫瑰纳入自己存在的情境中，小王子与玫瑰关系便具有了“我-你”的惟一性。也就是在那时，小王子将体验到不同往常的生命融合之感。作为对这个时刻、这一感受的回应，小王子应当对玫瑰负责。小王子于是对花园的玫瑰说，虽然在旁人眼中，他的玫瑰并不特别，可“单是她一朵也比你们全体都宝贵，因为我给她浇过水。因为我给她盖过罩子。因为我给她树过屏风。因为我给她除过毛毛虫。因为我听过她的抱怨、她的吹嘘、有时甚至她的沉默”^{[12]253}。小王子与玫瑰之间的关系是生命本质的“我-你”相遇。玫瑰不再是满足小王子需求（即使是爱的需求）的对象，小王子注视、倾听、付出行动，以“我”全部的生命与“你”玫瑰的灵魂相遇，从而小王子的整个存在都充满着玫瑰香味的光明。就像小王子说的，如果你爱上了某个星上的一朵花，那么夜晚的天空也变得很美，因为每颗星上都开着花。

在存在主义者看来，人作为境遇中的存在，本质上与自然、与世界密切联系。现代人割裂了自己与自然万物的联系，于是成为无根的存在。人们感到不知所求的空虚，变得目盲耳聋，焦虑不安。圣埃克苏佩里写道：“在这一个生命与生命为邻，花与花在风中相迎，天鹅认识所有天鹅的世界上，惟有人类却自甘寂寞。”^{[12]56}惟有正视自己的生存境遇，以超越的态度看待我们与整个宇宙的关系，建立“我-你”关系，人才不负为本真的存在。与大人們的苍白自我形成对比是，小王子的人生丰盈而完整。因为与玫瑰花、狐狸、飞行员“我”的关系融入了他的生命中。“它”不再是对象化的外在存在，“它”与我建立了联系，变成了“你”。“你”给“我”的生命带来非凡的意义，就像不会随时间流

逝而隐退的人生底色，使“我”真正认识了自己。

三、小王子以“向死而生”的方式告别地球

小王子已经来到地球一周年了。他目睹了地球上大人们种种虚无的怪现状，并在狐狸的帮助下，领略到“驯养”关系的意义。他还帮助飞行员“我”在实质上以及象征意义上找到了超越生存困境的道路。是时候该离开了。小王子即将返回他的小小星球，那个他以为一去不回的地方。离开的方式是死亡。作为本真存在的小王子，通过死回到原来的家园，并决定要为自己所爱的玫瑰花负责。这种方式象征着存在主义“向死而生”的生活态度。就死亡在存在中的地位与意义，海德格尔与萨特的观点差异极大：海氏以为是死亡成就了存在，而萨特则认为死亡对存在而言是一个荒谬的既定事实。就小王子所代表的意向来看，本文认为更符合海氏对死亡的态度。但有关死亡中的自杀现象，本文将结合萨特的死亡观予以说明。纵然海氏与萨特对死亡的态度存在分歧，但二者在把死亡看作是对存在的背书，主张人要担负起生存的责任感、使命感上的态度是相似的，相应的，在反对轻生的立场上也是一致的。

存在主义关注像痛苦、死亡这样的生存境遇，主张我们借此感受生存的有限性，并体会“超越性”对我们生存基础的暗示。在雅斯贝尔斯看来，死亡通过将自我的实存逼入绝境使我们达到内心的独立自存，“只要我们睁着眼睛迈进边缘处境^①，我们就成为我们自己了”^[17]。伽达默尔则指出，人所具有的生存意识包括两个方面，既面向对过往的回忆，也指向对未来的展望，因此即使面临生命的终点，希望也将战胜懦弱。^{[18]136}作为人类，我们是受尘世约束的生物，死亡是我们不可逾越的限度。存在主义对死亡所规定的个体生命的有限性持肯定的态度，把死亡看作是复归本真的条件。存在主义者对死亡持有一种勇敢而崇高的态度：人应当拥抱死亡这一作为此在最突出的必然性，在生存紧迫感的促进下，积极地承担对自己命运的筹划。“向死”的人生态度不是对死亡含糊、回避的态度，也不是“时时刻刻去念叨死亡，去追逐死

^①雅斯贝尔斯将人的处境归为两类：一是可以改变和避免的处境，二是无可避免的处境。后者也被称为“边缘处境”，包括死亡、苦难、斗争和罪过。其中对人的生存攸关最甚的当属死亡。死亡对实存的中断作用，促使人们认识到实存的局限性，然后忠于本原。

亡,或坐等死亡的来临”^{[18]138},而是把死亡作为自我最为内在的可能性看待,反观生存的意义。“把死亡带进我们自己,虽然十分可怖,倒也是一种解放:它使我们从那可能席卷我们全部日常生活的、琐碎事物的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从而给我们展开本质的‘筹划’,借此我们便能够使我们的生活成为仅属个人的、有意义的自己的生活。”海德格尔将这种状况称为“向死的自由”,也即“向死而生”。^{[10]239}

此在(即人的存在)必须从消散于操劳的生活世界的生存状态中抽身,回到本真存在。海氏将这一超越过程分解为三个环节:“畏”“良知”和“决心”。“畏”是对死亡的恐惧。死亡的个体性、单一性、不可替代性,让我们无法逃离回日常的安定生活。只有在“畏”中,我们才能复归本真的存在。“良知”因“畏”而生。当我们面对着自己未来的可能性向度而感到不安时,“良知”呼唤我们倾听自己的声音,将我们从沉沦中召回自身。“良知”告诫我们,要选择成为自己,不要成为千人一面、无差别的常人。“决心”来自于“良知”。只有当此在“先行到死”,“决心”才成为可能。“先行到死”是指此在有情绪地领会着死亡,从而以提前进入死亡的方式把自我从沉沦中解放出来,“此在在其死中必定绝对地收回它自己”^[19]。借此,“决心”把此在拉回到其最本己的能在,实现本真的存在。对死亡的“畏”让此在无法安于日常的沉沦,“良知”从而觉醒,呼唤本真存在从同化于他人的共在中离开,“决心”于是做出将死亡先行带入的决断,人最本真的存在终将在死亡中得以澄明。

小王子决定在黄蛇的帮助下,踏上归途。他初到地球时,在沙漠中遇到了剧毒的黄蛇。黄蛇对他说:“你那么娇弱,来到这花岗岩的地球上,叫我动了恻隐之心。有一天你实在想念自己的星球,我可以帮助你。我可以……”将地球形容为“花岗岩”,意指地球上人们隔绝般的孤独以及人情的坚硬冷漠。也许黄蛇认为,人心荒芜的地方不值得留恋。可就是在地球上,狐狸教会小王子去珍惜自己与玫瑰的关系,领悟到关系的本质是生命的相互敞开。小王子本以为自己会一去不回,但现在明白自己无法独善其身地自由来去。他是自由的,但这自由是与他玫瑰的责任相结合的;他必须自由承担对玫瑰的责任。他说:“你知道的……我的那朵花……我要负责的!她那么娇弱!

那么幼稚。她只有四根小刺,保护自己对付全世界……”^{[12]271}因为责任,他必须要回到玫瑰身边。

小王子对“我”说,他离开的方式像死,其实只是脱离了沉重的肉身。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小王子的行为算是自杀吗?如果是,那么这似乎是与存在主义的死亡观相冲突的。存在主义主张通过将死亡看作是人所无可逃避的宿命予以正视,从而人才可能过一种真实的人生,但却并不因为人生是一段由生到死的自然过程而将死亡视作和谐从容的乐章。死亡,如波伏娃在《平静的死亡》一文的末段所言,即使人能够勇于直面它,也是一种“不合理性的暴力侵犯”。既然如此,更不用说自杀了。对于自杀,叔本华和加缪的一致性结论是:“自杀是对人的心灵决意反抗的那种荒谬性与无意义性的一种投降”^{[14]489}。辩证地看,个体所追求的包含在人类共同体中的不朽意义,是在人身物质性必朽的意义上得以确证的。人将死亡纳入视野后对自身有限性的觉醒,激发个体在自身含有的许多可能性中进行选择,实现对人生自由自主的谋划。因此,自杀虽然是人自由的选择,但作为一种自行终止“自为”可能性的行为,它与存在主义所主张的对生命的激情投入以及责任意识是背道而驰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躯壳对于小王子来说,并不能等同于身体对人的意义。小王子是不属于人世的肉眼凡胎,如此他才能跳脱出凡俗众生所不自知的沉沦,就像一个来自外星球的启示。因此,萨特的认为死亡终结了人面向未来的筹划的观点,对小王子不适用。小王子的死亡不是放弃自我责任的懦弱缴械,也不是偶然性、荒谬性的事件,而是启示的组成部分。死亡对小王子而言是还乡,但对飞行员“我”而言,则是心灵上更为深刻的震动,因为“我”是从人的角度看待死亡的。甚至可以说,小王子是用本己的死亡促使“我”从对死亡的闪避中觉醒,以本真的、整体的态度直面生命。

圣埃克苏佩里在《小王子》中反复述说,本质是肉眼所不能见的,只能用心去寻找。死之于小王子,更像是蜕下沉沦的躯壳复归心灵的本真,但这个“向死而生”的选择仍然令他畏惧。而他的这种恐惧,在海氏看来,是作为“此在”的人的一种基本情绪,而只有从沉沦中觉醒才能摆脱这一莫名的对死亡的恐怖情绪。恐惧指向逃避,直面所以担当。

在良知的不断召唤下，他终于下定决心，他说：“我也是，今天回家……要远得多……难得多……”^{[12]266}透过死亡，直面未来不确定的可能性令人惊惶、苦痛，但这是回归最本已存在的惟一路径。“我”未能在沙漠中找到小王子的躯体，那么小王子只是离去了吧。这似乎令人感到宽慰。但小王子的死又令人感到绝望，似乎象征着最后一丝本真也离地球而去。

小王子的离去令整个童话像是一个悲伤的寓言，揭示出熙熙攘攘、不知所往的现代人已经失掉了本真的心性。人们逃避选择，不愿为此自我担当，也不愿为选择所不免牵涉到的他人担责。拒绝选择所带来的痛苦，也就意味着将自己流放至虚无之地，麻木不仁地活着。从另一个角度说，小王子也为现代人重拾生活的意义提供了可能的路径，就是将死亡拉入此在的遮蔽，按照此在本己的能在自由地加以筹划并且为之负责。死亡令人惧怕，但恰是死亡的威胁，或曰肉身必朽性的事实，促使人正视对人生的筹划，“因为他接受了这种威胁，他就会很好地超越各种欺骗性的诱惑和诸如此类的威胁”^{[14]139-166}，从而实现人生意义的完整性。

四、结论

七十五岁的萨特在访谈《今天的希望》中表示，绝望的现实并不能让他丧失对这个世界的希望。他说：“至多五年之内，我就将死去……不管怎样，这世界似乎显得丑恶、不道德而又没有希望。这是一个老人的平静的绝望，而他将在这种绝望之中死去。但是我抵制的恰恰就是绝望，而我知道我将在希望之中死去；但必须为这种希望创造一个基础。”^{[4]93}萨特所说的基础就是存在主义的以个人为中心的、强调对自身超越性的自由与责任的生存原则。

借由《小王子》，圣埃克苏佩里犀利地指出我们存在于世所不可避免的虚无感，以及混迹于芸芸众生之间的我们的主观存在的丧失，但这绝不是一部悲观厌世的作品。存在主义认为，希望一直是人生的组成部分，令人悲观的现实恰是促使人开始行动的号角。小王子没有死去，他回到了自己纯净、本真的星球；并且，象征本真的他一定会重返地球。在文章的收稍，圣埃克苏佩里请求读者在途经非洲沙漠时仰望天空，在小王子所属的星星下停留片刻。他说：“倘若有个孩子走到你们跟前，倘若他在笑，

有一头金发，不回答人家提出的问题，你们就可猜到他是谁了。那时，劳驾你们！不要让我老是这么忧伤，赶快写信告诉我：他回来了……”^{[12]275}地球上的虚无之霾已经散去，本真重新回到我们心间，这就是圣埃克苏佩里的期望。而这要从一个自问开始：“绵羊把玫瑰花吃了还是没吃？”^{[12]273}

【参考文献】

- [1] 李千钧，侯桂杰. 圣埃克苏佩里作品中的尼采思想 [J]. 哈尔滨学院学报, 2009 (7): 59-62.
- [2] 保罗·富尔基埃. 存在主义 [M]. 潘培庆，郝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 [3] 海德格尔. 路标 [M]. 孙周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67.
- [4] 让-保罗·萨特.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M]. 周煦良，杨永宽，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 [5] 大卫·E. 科珀. 存在主义 [M]. 孙小玲，郑剑文，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 [6] W. 考夫曼. 存在主义 [M]. 陈鼓应，孟祥森，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
- [7] 李天命. 存在主义概论 [M]. 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6.
- [8] 圣埃克苏佩里. 要塞 [M]. 马振骋，译. 上海：世纪出版社，2012.
- [9] 伊塔洛·卡尔维诺. 为什么读经典 [M]. 黄灿然，李桂蜜，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31.
- [10] 威廉·巴雷特. 非理性的人 [M]. 段德智，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 [11] 托马斯·R. 弗林. 存在主义简论 [M]. 莫伟民，译.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
- [12] 圣埃克苏佩里. 人的大地 [M]. 马振骋，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 [13] 埃克苏佩里. 小王子 [M]. 周克希，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 [14] H. E. 巴恩斯. 冷却的太阳 [M]. 万俊人，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 [15] 马丁·布伯. 我与你 [M]. 陈维纲，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23.
- [16] 马丁·布伯. 人与人 [M]. 张健，译. 北京：作家出版社，1992：9-11.
- [17] 段德智. 西方死亡哲学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38.
- [18] 陆扬. 死亡美学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19]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 [M]. 陈嘉映，王庆节，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9：351.